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

美术的创新

[美] 理查德·特纳 著 郝 澎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J154.609.3

2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

美术的创新

[美] 理查德·特纳 著

郝 澎 译

DA103/05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6535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3-27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 / (美) 特纳 (Turna, R.) 著;
郝彭译.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ISBN 7-112-06214-4

I. 文... II. ①特... ②郝... III. 文艺复兴—艺术
史—意大利 IV. J154.6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960 号

Copyright © 1998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本套图书由英国 Laurence King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马彦

责任设计: 彭路路

责任校对: 黄燕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
美术的创新
〔美〕理查德·特纳 著
郝彭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½ 字数: 15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8.00 元

ISBN 7-112-06214-4

TU·5482(122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

美术的创新



目 录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 6

绪 论 9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地理概况 11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镇 12
佛罗伦萨的经济 13 佛罗伦萨的教育 15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 15
佛罗伦萨的宗教 16 两幅圣母像与一个神话 18

第一章 佛罗伦萨向上升起 23

洗礼堂与大教堂 28 市政宫 31 佛罗伦萨人的性格 32

第二章 美术作品的市场 35

一座私家礼拜堂 36 洗礼堂的第二对门 40 圣洛伦佐教堂的赞助人及建筑师 42
一座神龛 45 学习技艺与养家糊口 47

第三章 会说话的雕像 51

奥尔圣米迦勒教堂的雕像 53 这批雕像产生的条件 67

第四章 在穹顶的庇荫下 69

伯鲁涅列斯基的其他工程 73 建筑业的赞助人 78 世俗建筑工程 82

第五章 透过窗子望见的世界 91

空间的幻觉 91 透视法的发展 98 透视法的运用 103

第六章 宅中的艺术品 117

圣马可隐修院 117 私宅内部装饰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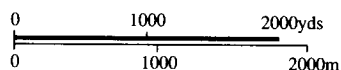
第七章 佛罗伦萨“诸神” 143

圣三一教堂的萨塞蒂礼拜堂 147 马西里奥·菲奇诺与新佛罗伦萨万神庙 150
波提切利的《春天》 151 佛罗伦萨与萨伏那洛拉 154 佛罗伦萨之神 161

大事记 168

参考书目 170

图片来源 173



II. “患痛风的”皮埃罗
(1416~1469)

娶

卢克莱齐娅·托尔纳布奥尼
(卒于1428年)

III. “美貌的”洛伦佐
(1449~1492)

娶

克拉丽斯·奥尔西尼

比昂卡

(卒于1488年)

嫁

伯纳多·卢彻莱

卢克莱齐娅 (南尼娜)
(卒于1493年)

嫁

古格里埃莫·德·巴奇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主教堂、教堂及其他宗教建筑

- 1 洗礼堂
- 2 主教堂
- 3 奥格尼桑蒂教堂
- 4 圣洛伦佐教堂
- 5 圣马可教堂
- 6 圣米尼阿托教堂
- 7 圣十字教堂
- 8 圣福教堂
- 9 卡米尼的圣马利亚教堂
- 10 新圣马利亚教堂
- 11 圣三一教堂
- 12 圣蒂西玛圣母领报教堂
- 13 圣灵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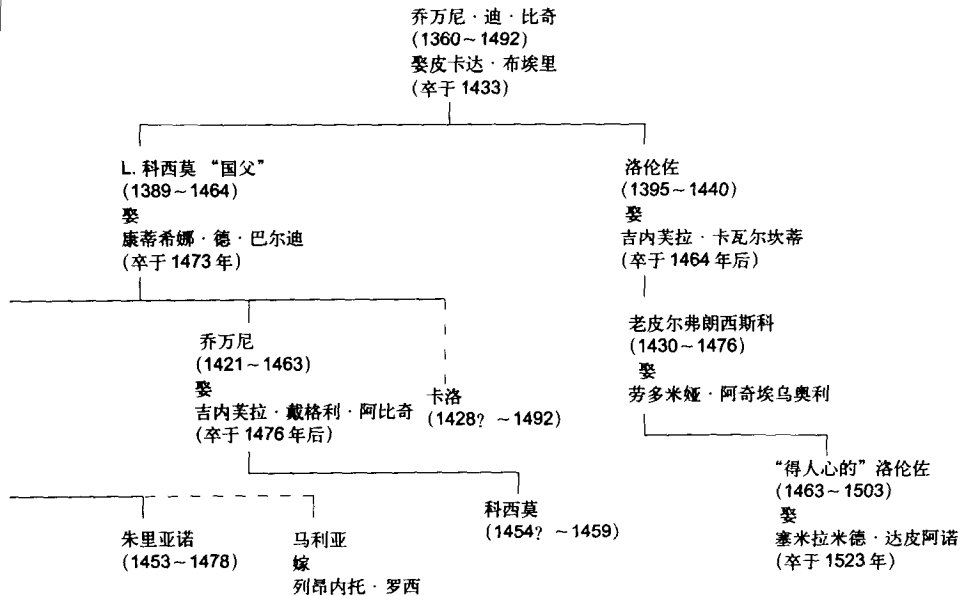
宫殿、广场及市政建筑

- 14 巴杰罗宫
- 15 育婴院
- 16 圣马利亚·诺瓦医院
- 17 奥尔圣米迦勒教堂
- 18 达维奇宫
- 19 市政宫
- 20 美第奇宫
- 21 皮蒂宫
- 22 卢彻莱宫
- 23 斯特罗奇宫
- 24 市政广场
- 25 古罗马广场及老市场旧址
- 26 乌菲齐美术馆

桥梁及城墙

- 27 卡拉亚桥
- 28 格拉齐桥
- 29 圣三一桥
- 30 韦基奥桥
- 31 巴索要塞
- 9 世纪时的城墙
- 1173~1174 年的城墙
- 1284~1333 年的城墙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家谱 (1360~1503)





绪论



亲身游历佛罗伦萨，或通过阅读带插图的书神游此地，都会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如人人儿时所闻的那样，曾哺育了一代巨匠，其中不少或以其构筑的殿堂，或以其美术作品为此城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佛罗伦萨，一如纪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西方人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同时也是，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概念，一种文化典范。

当阅读那些死于五百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人写下的文字时，人们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活力，一种热情，一个反复使用的词rinascita，即复兴。复兴什么？不言而喻，复兴的是不俗的业绩、精良的产品、较优裕的生活；此外还有思想观念的复兴，当人们面对重新发现的“另一个世界”，即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人与他们的思想而感到欢欣鼓舞时，必然获取了新的思想观念。除了善于写作外，这些古人的生活堪称楷模。在一个日常行为方式与基督教的传统信条的冲突日趋激烈的时代，人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汲取智慧。

“复兴”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佛罗伦萨人种种不同的活动，如文学或视觉艺术方面的创作，但至于在复兴运动中何人是关键人物，有哪些重要事件，起止于何年何月，人们尚难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无人使用“复兴”一词指称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复兴或重生。

全面复兴的概念，——il rinascimento，即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创造，最初由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789~1874）于1855年提出，但未加以深入阐释。接着，瑞士学者雅各·布克哈特（1818~1879）在其发表于1860年的*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一书里对这一概念做了出色的发挥。布克哈特的论点是意大利人

图1 乔托·迪·邦多尼：《庄严的圣母》，约作于1306~1310年。饰板蛋彩画，325厘米×204厘米。佛罗伦萨乌非齐美术馆藏。

乔托将绘画中的人物置于更真实可信的空间幻觉中，这一创新使平面人像具有雕塑般的质感。

肃清了中世纪思想和社会制度的遗毒，同时构架了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为现代社会所继承和发展。

雅各·布克哈特的著作不是传统的统治者与战争的编年史，而是一部文化史，重点论述学术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他的方法是围绕主题进行研究，在六大题目之下考察文化的各个层面，征引了大约从1300至1500年之间全意大利的有关材料。只须列出布克哈特著作六卷的标题就足以使人了解其研究方式：“作为艺术品的城邦”；“个性的伸张”；“古代文艺的复兴”；“世界与人的发现”；“社团与节日”；“道德与宗教”。

布克哈特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其结构完美，具有一种视觉上的诱惑力，读之令人爱不忍释。不错，当代学界修正了他的某些阐释，认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并非如他所述是一种突变，而是一种渐变过程，批评了他对个人的自主性及妇女的地位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指出他未能正确评价当时传统基督教势力的延续及广泛影响。然而，这部书仍不失为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的著作，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对文艺复兴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规划。

布克哈特声称他那一代人是现代欧洲头生子女的后代。但对于我们来说，“文艺复兴”似乎是个遥远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柏克哈特不愿正视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现代的开端在18世纪。正是在18世纪，欧洲才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贵族政治走向民主，从道德哲学走向对自然证据的确信，从宗教走向科学，并视科学为解释自然现象的根据、解决人类问题的基础。不久以后，交通运输业掀起了一场革命，使徒步和依赖畜力的交通方式被以机器为工具的交通所取代。布克哈特逝世以后，汽车和飞机出现了，最近通讯方式又掀起了一场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使全球社区的理想部分得以实现。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我们与那些古代的佛罗伦萨人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了。

那么，这部将美术置于社会环境之中加以探讨的著作，以1300年至1500年这段时间为其研究对象，并以其中最后一个世纪为重点，其理论根据何在？首先，15世纪佛罗伦萨的美术，以博学多才的列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和米开朗琪罗·布奥纳罗蒂（1542～1519）为顶峰，为以后三个世纪的欧洲美术的实践和理论奠定了基础。佛罗伦萨在美术界的崇高地位的是人文主义者（古希腊罗马文献的

研究者)兼建筑师列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在其发表于1435年的*De Pictura* (《绘画论》)一文中首次向世人宣告的。

其次,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为佛罗伦萨增添荣光的共和制自由,在15世纪末被扼杀了。造成这一复杂的权力更迭的关键事件,是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学界名人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之死,以及法国于1494年对佛罗伦萨的入侵。这次入侵是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异族统治的肇端。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奇阿尔迪尼(1483~1540)曾用一个简明扼要的词“*calamità d'Italia*”——“意大利之浩劫”来概括15世纪90年代。

再者,从1300前后至1500年前后这段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间事态的转变无论是对圭奇阿尔迪尼还是对布克哈特来讲,表现得都不够明朗。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繁荣,在14世纪初臻于鼎盛;但随之产生的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则是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新式的、与之格格不入的世俗行为方式的挑战。第二阶段始于1350年前后,当时人们开始将古代异教世界的语言和形象当作资源加以利用,试图将这些古老的信仰与新的行为方式调和起来。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地理概况

意大利半岛地理的基本特征是高山(亚平宁山脉)纵向贯穿其中,将其一分为二;高山两侧的山峰横向延伸至大海。一位15世纪的作家将这种地形比作一副鱼骨架。空气污染出现之前,遥遥望去意大利罕有不能看到山峦的地方。这些山峦使意大利状似古希腊城邦的格局,整个国家被分成一块一块孤立的谷地和平原,其间的交通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冬季。(图2)

这种地形意味着两种后果。其一,它阻碍了地区性的统一,全国性的统一自不待言。地理的隔绝产生了方言、地域风习、多种度量衡制度和币制。其二,在15世纪欧洲各王权得以巩固之前,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可能建立可靠的供给线来保证自己对意大利半岛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意大利城镇之间虽然也时时发生冲突,但冲突主要在周边乡村地区进行,而且具有较大杀伤力的火炮是在15世纪末叶才开始使用的,此前的冲突很少造成重大



图2 列昂纳多·达·芬奇：《风景》，作于1473年。纸上钢笔画，19厘米×28.5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藏。

此画作于1473年8月，作画地点可能是某个俯瞰阿尔诺山谷的高地。画中所示的山峦与谷地毗连的景观在意大利随处可见。

伤亡，也未曾对城镇本身造成破坏。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镇

在文艺复兴时期，可能除去现在的墨西哥城所在地，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一座城市人口超过二十万。14和15世纪的欧洲仍是一派乡村景象，主要由小型的村落构成，其特点是农民与领主相互承担义务。农民为领主耕作，领主依靠土地的产出为生，作为交换，领主则为农民提供人身保护。而聚集在一起的城镇则是例外，只见于三个地方，即尼德兰、莱茵河谷与意大利。

有两种情况使意大利有别于其他地区。意大利城镇多建立于罗马时期，虽经社会动荡和中世纪早期的蛮族入侵，仍或多或少保存着原貌。不但城市有形的基础结构往往仍旧存在，而且使市政管理合理有序的规范力量也依然故我。这种规范力量，就是历经劫难而流传下来的罗马法。每座城镇都有关于其来历的传说，而传说中的主角，毫不足怪，自然多是杰出的罗马人。就佛罗伦萨而言，传说中的建城者是尤利乌斯·恺撒，或是奥古斯都皇帝，其说不一。当时意大利的地图上只有各城邦，其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村落。

佛罗伦萨的经济

每座城镇都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例如热那亚和威尼斯以海洋贸易为主；米兰以兵器工业为主；而佛罗伦萨则以银行业、纺织业和国际贸易为主。佛罗伦萨在此前就已经发展完善了欧洲最成熟的经济运作方法。该市使用的“弗罗林”（图3）于1252年首次铸造，逐渐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复式簿记的发明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佛罗伦萨人为教皇理财，向欧洲王室发放贷款，把商业殖民地建到了从尼德兰到伊比利亚半岛、再到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地方，意大利本土的主要城市更不在话下。佛罗伦萨的这个金融系统虽然在14世纪初备受贷款拖欠的困扰，但竟然生存了下来，产生了15世纪意大利最大的一批银行家——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的赫赫权势表现在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身上，他死后不久便被授予“Pater Patriae”即“国父”的称号。

行会（工匠师傅及商人的互助会）构成了佛罗伦萨经济体系的基础。1393年有个诗人将佛罗伦萨说成是“商业之国”，此话不假。佛罗伦萨的确是商业活动和工业品制造的宝地。各种行会代表有组织的工商企业，从屠夫到律师，各行各业无不有其行会。大行会有七个，小行会有十四个。由于只有大行会成员有资格被选出担任市政官职，对谋求公职的人来说，获取大行会成员资格至关重要。

行会为本行业制定种种规范，如当学徒的条件、加入行会的资格、材料的质量和工艺的质量标准以及对隐瞒实情和欺诈行为的约束措施等等。行会对自己内部的成员用行规约束，而商业法庭则负责裁判行会之间产生的纠纷。

除去严格意义上的商务之外，行会主要参与宗教和慈善活动（图4）。每一行会都要参加市里举行的重大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而且要负责主持该行业主保圣徒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行会还要监督并赞助市里的主要教堂，以及该市所辖的三十余所“医院”。这些“医院”既具备我们现代医院的意义，同时又是慈善机构。因此，设想佛罗伦萨失去了行会，我们无异于看到一座城市失去了它的财力与善心。

图3 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图案上有市徽百合花。佛罗伦萨巴尔蒂尼博物馆藏。

这批金币以其高纯度著名，后被欧洲其他国家仿制。此币的反面是施洗者圣约翰的肖像。





佛罗伦萨的教育

一座以金融、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为主业的都市，其生存的先决条件是，至少地位处于体力劳动者之上的市民不但应识字，也应会计算。虽然只有零星的资料可为佐证，很可能在欧洲所有城市中，佛罗伦萨人的识字率最高——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男性识字。儿童们在相当于现代小学的学校里获得基本的阅读和计算技能，其中有些人此后通过考试进入算盘学校，学习实用数学。到十五六岁时，他们迈出的下一步便会决定他们的命运和一生中所处的社会圈子。他们可以从事某种行业（很多行业的从业年龄要小的多），这就意味着走进作坊、当学徒、学习实际操作、操一口意大利土语。他们也许会循着另一条路走向大学，那里则是一个学术活动和拉丁语（学术界的通用语）的世界，在这里他们为日后在宗教界和政府部门里谋得一职打下基础。据人们目前所知，当时只有一个二流的全职画匠曾获得大学学位，而那些成功地脚踏两个世界——美术家的工作室与知识分子的书房——的多才多艺的人，如阿尔贝蒂和列昂纳多·达·芬奇一类的人则属凤毛麟角。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

当时欧洲的政治格局相当复杂而混乱，几乎无法准确地用三言两语加以概括。意大利的城邦在不同时期时而依附、时而脱离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所谓“超级”更多是名义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即罗马教廷和以德国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廷曾自命为普世机构，但从13世纪中叶开始，这一说法渐渐失去说服力。此后，教廷便忙于整顿内部事务而无暇他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始终觊觎着意大利半岛，但由于内部的虚弱以及令人生畏的阿尔卑斯和亚平宁山脉的阻隔，使他们的梦想无法实现。然而，这两家势力对于单个城镇和城镇联盟来说，甚至对于每座城镇内对立的家族形成的敌对联盟来说，则成了两面大旗，它们麇集在大旗周围，形成两大阵营。

教科书把事态简单化了：归尔甫派属教廷党，吉伯林派属皇帝党。虽然1300年前情况大致如此，但到了14世纪，这

图4 比阿戴奥罗·马斯特《奥尔圣米迦勒教堂的赈济》，约作于1335～1340年之间，手稿插图。佛罗伦萨美第奇劳伦齐亚纳图书馆藏。

奥尔圣米迦勒教堂收入颇丰。图中可见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为穷人提供“安全网”的。

种区分逐渐模糊起来，最终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盟往往公然违背归尔甫派或吉伯林派的意识形态。

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其实其根本的分野在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在意大利北部，除去威尼斯，城邦的政治制度为君主专制。托斯卡纳地区却迥然有别，当地有三个地地道道的共和国，贵族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这三个共和国是卢卡、锡耶纳和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首任首相（即行政管理团的执行官）科卢奇奥·萨卢塔蒂（1331~1406）是共和制的雄辩的捍卫者。他声称佛罗伦萨当前的自由就是意大利全境未来的自由。1402年，在与米兰交战时佛罗伦萨一度岌岌可危，只是由于米兰的统帅意外死去，佛罗伦萨才幸免战败的厄运。在这存亡攸关的紧急关头，萨卢塔蒂是个关键人物。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政府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一直保持不变的是少数男子（大行会的会员）有资格被选出担任公职，但任期短暂，以防策划阴谋与滋生腐败，另外还有一个由无权参选担任公职的男子组成的行政管理团以保障政府的连续性。

萨卢塔蒂死后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共和制的理想就开始变质。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对头阿尔比奇家族上台执政，科西莫·德·美第奇被放逐到威尼斯，在那里度过不长的一段时间。他于1434年返回佛罗伦萨后，便在幕后巧妙地操纵共和政体的公共机构，开始了他隐秘的政治生涯。在一百多年中，首相一职起初是由那些以维护道义为己任的知识界领袖担任的职位，但后来这一职位逐渐退化为有名无实的政治摆设。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从1469年到1492年去世时为止，实质上已成了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而这不过是美第奇家族即将称王的先兆，为时不久的中断后，他们正式的统治始于1512年，他们控制佛罗伦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佛罗伦萨的宗教

基督教的影响遍及意大利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无神论或不可知论在当时还闻所未闻。当然，在乔万尼·薄伽丘（约1313~1375）的《十日谈》故事中见到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反教权主义在当时相当普遍，但毕竟不良行为与宗教信条不应混为一谈。

上文提及行会的作用，而另外两种宗教机构也应加以